

民主 是个有条件的 好东西

漆碗生·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SOCIETY SCIENCE PRESS

民主 是个有条件的 好东西

漆碗生·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是个有条件的好东西 / 漆畹生著. —上海: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520-1715-1

I. ①民… II. ①漆… III. ①民主政治—研究—中国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4086 号

民主是个有条件的好东西

著 者: 漆畹生

责任编辑: 王晨曦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715-1/D·423

定价: 6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题记

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

——习近平（2014年9月5日）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

——习近平（2015年9月28日）

目 录

引论：民主的前世、今生与未来漫议 / 1

第一章 何为民主？ / 80

第一节 民主有无共性？ / 108

第二节 民主的定义是什么？ / 112

第三节 何为政治民主？ / 123

第二章 民主需要何种条件？ / 298

第一节 论“条件” / 298

第二节 论“民主需要的条件” / 306

一、试论民主因素 / 310

二、民主因素与民主条件的区别何在？ / 384

三、如何分析民主这个“好东西”？ / 385

第三章 民主条件清单 / 393

第一节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民主条件 / 401

2 民主是个有条件的好东西

一、劳动者拥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素养 / 401

二、劳动者拥有全面小康、平等公正、两“手”协调、
山清水秀、科学治理的经济生活 / 421

三、劳动者生活在有领导而人人自觉地依法参与创建的先进社会制度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里 / 437

第二节 从人类社会生活各领域看民主条件 / 450

一、经济生活领域中的民主条件 / 451

二、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民主条件 / 456

三、文化生活领域中的民主条件 / 463

第三节 从社会总体上看民主条件 / 470

结语 / 478

引 论

——民主的前世、今生与未来漫议

日前，笔者重新拜读了俞可平的访谈录《民主是个好东西》（闫健编，2006年），有了新体会。正如台湾作家唐诺所示：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见曹静访谈，2012年9月21日《解放日报》），因为可以学习到新东西，进入新境界。此刻，笔者联想到：毛泽东（1956年）、习近平（2014年）都曾论述过如何学习异域之“好东西”的问题。

该书在国内有影响力，通俗的书名就具有吸引力。“好东西”就像“好人”这一基本判别词那样，孩子都能听得懂，大人就不用说了。且看两个见诸文字的例子。1924年出生于佛罗伦萨的意大利人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现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于1962年出书《民主论》，流行至今。其后，他感到欧美民主理论混乱不堪，决意要“清理”这一领域中“论据和概念的污泥浊水”。经过10年努力，他于1987年出书《民主新论》（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该书

2 民主是个有条件的好东西

对于理解作者所坚持的自由民主主义传统中概念演化过程有参考价值。于是，中国的两位教授冯克利和闫克文，在上海出版界的陆世澄、王德树等人的理解和支持下，将萨托利氏《民主新论》的英文版认真、细致、严谨地译成中文。该译作分别于1992年、1998年和2008年出了不断改进和完善的3个版本，可见该书的学术价值于一斑。一部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专著的译作出书3版实属罕见。它的第3版是我20多年来所读到的关于民主理论的几十部译述作品中最好的、忠于原作又方便读者（如有文献出处和两个索引）的一本。这不是为之渲染夸大的商业广告语。这是我的阅读感受。译者之一的冯克利在该书的“中译本第三版译者说明”（2008年）中说：“18年前，‘民主’仍为一个可怕的忌语；而今天，大家已经在谈论‘民主是个好东西’了。”看，学界也关注“好东西”这一大众化的称谓了。再一个例子是：作家王千马于2011年推出《民主不是万能的》一书，书中记述了她同政治学学者刘瑜（走红的《民主的细节》一书的作者）就五四运动之后90多年的变化所讲的话：“最近这30年，‘赛先生’（指科学）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德先生’呢，终于成了‘好东西’，写进了许多国策文件。”又一个“好东西”！简洁明晰，便于启蒙。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于2009年在美国华盛顿推出了英文版《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有助于向全球学术界表达一位中国学者对民主问题的看法。该书作者俞可平被美国*Foreign Policy*（FP，外交政策）月刊2011年12月号评为“2011年全球顶尖思想家100位”（100 Top Global Thinkers of 2011）

之一，且在排名中列于第 19 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排名靠前，评为第 10 位；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人排名就靠后了，分别位居第 20 位及第 27 位。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排在周小川行长之后（居第 11 位）。这一评选活动似以这 100 人个人之思想对 2011 年全球事务进程的正负影响之大小为基础的，它与其个人手握政治权力之有无与大小似无直接联系，名列榜首的人中就有一位是埃及的牙科医生兼小说作家阿斯万尼。它也好像没有以意识形态之红或白（如造福人类，还是称霸全球）来对个人划界，似较中立。因此，在我们“面向世界”（邓小平，1983 年 10 月 1 日），坚持“向外国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1956 年 4 月 25 日）这一对外开放、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之下，上述评选活动的结果可供参考。毛泽东就点出“好的东西”要学，但强调“真正好”，并要结合中国实际，有批判地学习，不能照抄照搬。虽然俞可平被评为 2011 年 100 位世界级顶尖思想家之一，且排名靠前，表明他的“好东西”之说及其相关论述所表达的思想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共鸣，但要注意：“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习近平，2014 年 9 月 5 日）。总之，要坚持科学的学“好东西”论，其中当包括人们能得到这一“好东西”之条件的研究。

“好”的反面或对立面是“坏”，不民主或反民主的东西当

是“坏东西”。我们坚持“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革命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歌词），但它们都是一种价值判断，可归入人文领域，是人们主观期望之应然，并非客观的大自然之必然，而是人们根据某种社会标准对事或对人作出的一个总的最简括的评估结论，近似于“善”与“恶”的评判。这种好或坏的判断是否同人类基因组所决定的人性、人的天性或本能等相关联，尚待研究。应然的东西其能否实现就要看条件如何了。

好或坏的价值判断背后有立场问题，立场背后则有利害关系和相关的意识形态或某种主义以为支柱。这是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好坏评价之根源。例如，一种伪劣商品进入公共监管不严的市场，销售一空，后被识破，消费者的利益受损（如伤人或死了人），就其立场而言，自当认为是坏事。但伪劣商品的炮制者认定此举对自身有利，可使其利益最大化，就其立场而言，就视为一件好事，否则他就不会干了。

再看一个最大、最尖锐的问题：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毛泽东，1936年12月）至今未能制止它作怪。战争双方都认为自己胜了是好事，自己败了是坏事，好或坏的评价则取决于双方不同的立场及其背后的利害关系（如：生存或死亡）。当1937年12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人后，中国人认为这是大坏人做的大坏事，而日本的一小撮军国主义野兽，如中岛、松井、朝香宫之流则视之为好事，至少可省下占领区的食物。松井于1948年因干这一类大坏事而被判处绞刑一事表明，国际上也有正直人士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坏事（参见：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1997; 或见杨夏鸣中译本, 张纯如,《南京浩劫》, 2007)。

再看我国历史上之例子。从秦嬴政到清溥仪的 335 位各式各样的皇帝(杨文和斐小敏,《被历史忽略的历史》,第 240 页,2008 年)个人先后独霸神州大地长达 2 132 年(易中天,《帝国的终结》,2007 年)。在小农经济为主的基础之上,他们以神化的“天子”之名义,作为中国大地上最大的总地主,对广大民众首先是对作为社会劳动主体的农民施以“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制造了广大劳动者“极端的穷苦和落后”,从而“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以至“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毛泽东,1939 年 12 月)。面对这一历史事实,那 335 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独裁者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们的黑暗统治及其后果是好东西或好事,还是坏东西或坏事? 从广大民众首先是千百万农民的利益出发,从而站在中华民族中绝大多数人口的立场上评价,除了最初的中华统一大业之外,那都是坏的,无可置疑!

作为极其复杂的有机体,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利害关系—立场选择—好坏评价”这一行为因果链无处不在。从家庭、单位、阶级、地区、民族内外到全球,大小“利害关系—立场选择—好坏评价”行为因果链多得难以计数,从而影响个人的行动,产生数不尽的矛盾,包括斗争、冲突、争斗或称博弈。其中,最大、最根本的一种行为因果链是以阶级利益为源头的。它是由阶级差别及其经济后果引起的,此链在旧世界抑制人性向善一面、扩展其向善一面的同时,制约着其他一切行为因果

6 民主是个有条件的好东西

链，使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以判别“好东西”和坏东西。这是因为：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至今，“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一“基本原理”属于《共产党宣言》的“核心”之内容（恩格斯，1888年1月30日）。不论谁是否承认、是否喜欢，说它好或说它坏，它都是基本的客观史实。就全球而言，它延续至今未变。当然，“《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和恩格斯，1872年6月24日）。例如，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阶级、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是站在时代前列、力求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们当下得以认清任何一种好或坏的价值判断之性质与根源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不论是以它“为纲”而决策失误时，还是要“韬光养晦”，以利发展时，都是如此。例如，垄断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金融巨头和大型私人企业主们，如2011年美国人民在那场因受反复镇压无果而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所针对的1%的人在骨子里都会认为，对广大雇佣劳动者及其他劳动人民进行“任何剥削、压迫”（恩格斯，1888年1月30日）都属于“好东西”；饱吸人血、骄奢淫逸、挥霍自然资源、自身胖得发愁、奉行实用主义和采取双重标准的垄断资本家们，首先是大军火商们还认为对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实施强权政治，利用金融霸主地位和高新技术优势，对全球的70亿劳动人民进行剥削、榨取、掠夺、愚弄、奴役、残杀等也是“好东西”。先进的人们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阶级利益

出发，自觉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深入观察并作出价值判断，上述的“好东西”都只能是坏东西，朗若白昼。

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呢？我以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它“是个好东西”。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宣示，站在全人类解放的立场上，为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充满着血腥罪恶和万般苦难的“旧社会”，消除“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现象，无产阶级“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并力争“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或“强制性的干涉”“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走向“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88年英文版）。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何其美好！为此，“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从而“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这就需要有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壮丽又充满艰辛的“共产主义革命”过程。这是人类为结束几千年人间灾祸、走向幸福彼岸而进行的“最后的斗争”（《国际歌》歌词）。它的起点何在呢？“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888年英文版）。请注意其中的“使”字，它引出了“领导”的必要性。由此可见，“民主是个好东西”。如果它不是好东西，那么我们何必要去“争得”呢？

“争得”一词需要反复体味，还要参阅原文。在1848年于伦敦发表的德文第1版中，此句为“der erste Schritt in der Arbeiterrevolution die Erhebung des Proletariats zur herrschenden

Klasse, die Erkämpfung der Demokratie ist”。其中, die Erkämpfung 一词还有“夺得”之意,比“争得”含意更强,而 die Erhebung 其含义是“起义”或“造反”,并不像是“上升”。后者从何而来呢?它可能源于 1888 年由 Samuel Moore 英译后经恩格斯认可和作序出版的英文版本。在那里,此句为“the first step in the revolution by the working class, is to raise the proletariat to the position of ruling class, to win the battle of democracy”。在这里 to raise 较之 die Erhebung 之含义要弱,但作为革命“第一步”的目标之一,即“决胜于民主之战”则较之“争得”之含义更强,更准确,更具有战斗力、鼓动性和号召力。各语种其词语(反映概念和主张)之间微妙的差异,仅就上引的一句而言可见一斑,还有一些,不拟细说了。

仅就中译文的那一句分析,笔者学习之后有 3 点体会。第一个体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的“民主”一词之前没有定语。这表明“民主”一举不是哪一类型之人类社会中所特有的。例如,在无阶级差别的远古氏族社会就存在“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恩格斯,1884 年 3 月—5 月)。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国家被发明出来了”(恩格斯,1884 年 3 月—5 月),作为一架暴力机器,直到 1917 年前的大约 5 000 年(且以埃及苏美尔发明象形文字为起点)期间,它始终全力维护一个社会中的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在那些极少数的集团内部,即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和压迫阶级内部,如古希腊雅典的奴隶主阶级和近现代的资本家阶级的内部有民主制存在,无可置疑。虽然雅典最后灭亡了,可是“使

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恩格斯，1884年3月—5月），即其灭亡源于社会经济基础之变化这一根本问题。总之，在理论上，我们似不能否认不同时代的民主现象所具有的、一切客观事物必然具有的“共性”或“普遍性”（毛泽东，1937年8月），即列宁所说的“一般”（1915年）。什么是民主一般呢？例如，在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中，其全体成员平等地依据既定的规则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软权力）时少数服从多数，而在公选的公仆执行公务时，硬权力依规高度集中（或称“威权”“极权”），等等。与此同时，我们更要认识到民主具体的个性、特殊性（包括特色、特点、特征等）或个别这个统一物（民主）的对立面，才可能结合实际（如国情和社会经济基础），正确指引民主建设实践。根据唯物辩证法来如此全面认识民主现象，或许我们就不会全盘否定或全盘照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存在，更不会肯定古代和中世纪的专制主义即坏的威权或极权或把近代以来的无政府主义的那些表现误认为是民主了吧？

但是，观察一个有阶级差别和民主存在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却永远不会忘记问一下：‘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列宁，1918年10月—11月）。例如，在古希腊雅典城邦的社会中，存在民主，其民主理念和操作技术可资后人继承和借鉴，但在其全盛时期的大约50万人口中，由于“阶级对立”，只有少数人享有民主，多数人排斥在民主之外，两者的比例是享有民主的“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拥有（处于阶级对立方的——引者注）18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民”（恩格斯，

1884年3月—5月), 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 而且不算是人”(列宁, 1919年7月11日)。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推行的政治民主是客观存在, 至今还在全球许多地方的政治实体中流行, 其具体形式、程序和方法也有后人可以而且已经予以继承与借鉴之处(如立宪、法治等), 而且, 把它“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 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列宁, 1918年10月—11月), 其最“大”的进步表现之一, 我以为在于, 引领时代先进思潮的马克思主义有可能诞生和广为传播, 并乘势结出了现实革命硕果。这种事在中世纪制度下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时, 皇权和神权横行, 只允许“半部论语治天下”, 宗教裁判所肆虐, 任何有点进步性或革命性的想法、言论、思路或主张都会遭到无情的血腥镇压(如文字狱、火刑架), 绝不允许留存像马克思这样的伟大思想先驱的遗像、遗作、墓地或故居, 而是要焚尸扬灰且株连九族, (除非是要利用, 如对孔子的学说)。李铁映主编的《论民主》(2001年)一书比较具体地列出“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所表现出的“大进步”之处, 并指出“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应有批判、有肯定”(见该书第404页)。例如, 在那里对于政治权力之滥用与腐败保持高度警觉, 力求通过法治以防止它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分割, 但对资本权力之不断扩张从而社会贫富两极持续分化则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之道。如果想要更具体地评议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对于处在这一制度下的社会大多数人带来的“大进步”, 可读刘瑜写的《民主的细节》(2009年)一书。如果那些细节等于事实, 那么应予肯定, 并可借鉴。可是, 细节是微观事物, 它

们在其本质上或根本上受制于宏观经济和政治制度。允许你搞些民主细节，根据“契约”，“折腾”一番，发泄一通，搞个选举，“热闹”非凡。这是大进步。因为在中世纪，备受剥削和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愤怒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来表达（如农民起义），杀声震天，血流成河……但是现在，你也绝对不能触动当前的剥削者确定的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首先是垄断资本（如所谓世界 500 强）为了自身的无限扩张而对雇佣劳动实施的经济剥削和专制压迫。你胆敢代表 99% 的美国人“占领华尔街”（2011 年），面对的就是依“法”暴力镇压，不讲民主了。这个大前提也“全球化”了。如果地球上有的地方有人触动这个大前提（如搞社会主义）也不允许，要面对硬实力（如武力干涉和颠覆，屠杀或暗杀，冷战、凉战或热战，等等）和软实力（如宣传战，心理战，信息战，网络战，和平渗透和演变，等等）的跨国镇压与专政，也不讲民主了。就是存在一个有些全球民主性质但手无寸铁（只能维和）的联合国（United Nations, UN）组织对此也无能为力。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民主这个“好东西”，但它在总体上为资产阶级、首先是为维护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所用。民主的甜果主要为资产阶级所享有。就此而言，民主也只是其实用主义的政治工具而已。也许，把民主单纯作为工具或方法时，谁都能用，在言行不一及奉行“双重标准”（任意任性地讲民主或反民主）的地方更好用。在不危及资产阶级主子利益，就是不危及上述的经济大前提时，广大的劳动者作为雇佣奴隶也可能享有一些“民主的细节”。故而，资本主义下推行的民主“始